

英汉数词的模糊性及其文化差异

马冬梅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模糊性是人类语言的客观属性。在人类言语交际中,有些数词超越了确指的范畴,呈现出语义上的模糊性。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数词都存在模糊性。本文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探讨英汉两种语言中数词的模糊性,分析其现象、特点以及影响因素。

关键词: 数词 模糊性 跨文化传播

受客观世界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制约,人类思维活动具有广泛的模糊性,可以说,模糊思维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有研究表明,模糊性是一切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伍铁平,1999:89)。利用模糊现象、模糊概念、模糊判断和模糊推理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把握对象本质和规律的重要途径(李晓明,1985:5)。在人们的交往活动中,模糊思维形式和模糊语言表达往往显示出其广泛和高效的特征。然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模糊思维和语言表达会造成一定的交际障碍,影响到沟通的有效性。本文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探讨英汉两种语言中数词的模糊性分析其现象、特点以及影响因素,从而说明数词的模糊性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意义。

一、模糊性与数词

所谓模糊性(fuzziness),顾名思义就是不精确性,即人们认识中关于事物类属边界或性质状态方面的亦此亦彼性,也就是中介过渡性(黎千驹,1996:2)。模糊性与人类的主体思维机制密切相关,是人类语言的客观属性,和语言的精确性构成矛盾统一体,两者之间相互冲突、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又相互统一,在人类言语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数词是语言中表示数量和顺序的词类,分为基数词和序数词。一般来讲,人类有了数字以后,用数字表达的意思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要求表达准确,一是要求表达模糊。这两个方面对各种语言都是必需的,一个也不能少。有研究者指出,“英汉中的某些数词具有多义性:一方面,它们可表示纯数目,具有精确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可表示并非精确的数目,具有模糊性的特点……作为语言学中的一对矛盾,模糊性和精确性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可以互相转化的,模糊的概念能表达精确的意思……同样,精确的概念也可以表达模糊的意思。”(文旭,1994)

二、汉语中数词的模糊现象

1. 数词本身就具有模糊语义

在汉语里,有一些数词可以称之为模糊数,如一、三、九、

十、百、千、万等,并非仅仅表示单纯的数量或次序,而是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或表示数量之少,或表示数量极多,或被认为具有神秘的符号魔力。例如“三思而行”“三句话不离本行”“一日三笑,人生难老”“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等话语中的数词“三”,就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示笼统的、无法言明的多数。又如“九死一生”表示多次接近死亡,“九牛一毛”表示多数中的极少数,和数词“三”一样,其中的数词“九”也是个模糊概念。

清代学者汪中曾总结说:“生人之措辞,凡一二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九,以见其极多。此言语之虚数也。实数可稽也,虚数不可执也。”(转引自文旭,1994)我们认为,汪中所言之虚数即为模糊数。实际上,汉民族的日常交际和文学作品当中,此类现象相当普遍,话语文本里存在着大量的泛指数量之多的虚数,例如“女大十八变”“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七十二变,本相难变”等语句中的数词,大多是“三”或“九”的非十倍数,在深层思维中表达的是模糊语义。再如著名古诗《木兰辞》中的“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等语句,使用的数词“十二”同样也表示模糊概念。

2. 语用中精确数词的模糊化

语言一出现就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汉语里原本表述精确概念的数词在许多语用情况下其意义是模糊的,尤其在文学作品和成语、谚语中能经常见到,发挥着积极有效的语用功能。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相邻的两个精确数词(基数)连用在汉语里表达的只是一种模糊含义。例如:“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歌语言,把数字灵巧地穿插在意象的构建之中,如果我们从数学的思维出发,对其中的一二三四进行加减运算究根问底,就会失去字里行间渗透而出的那份自然、和谐、淡然的意境享受。形象思维必须具备模糊性,数词也不例外。

二是镶嵌在常见的成语或习语当中,汉语的数词其数量意义弱化甚至变得模糊。例如,在“一清二楚”“接二连三”“不三不四”“吆五喝六”“五颜六色”“七上八下”等话语中,数词以相邻的两个数搭档在一起成对出现,表达的并不是清晰的数量关系。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汉

语里的镶字就是“有时为要话说得舒缓些或者郑重些，故意用几个无关紧要的字来拖长紧要的字的”，目的不外乎“延音加力”（陈望道，1979：166）。值得指出的是，这类情况下的数词使用，以列举出的“十”以下的数字较为常见，“十”以上的数词则只限于“百、千、万”，如“千方百计”、“千疮百孔”、“千秋万代”、“万紫千红”、“千山万水”等。

三是数词前后使用表示模糊意味的副词或短语，如“大概”、“差不多”、“几乎”、“左右”等，在具体的交际过程中用来表达不确定的状态。

四是与夸张的艺术手法相结合，汉语诗歌中的数词往往表达的是模糊语义。比如李白的名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中的“三千尺”表面上是精确的语言，实际上表达的是相当模糊的概念，充分发挥了数词的夸张作用，使诗句灵动飞扬，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大大拓展了诗歌意境的唯美和独创。

五是受上下文关系影响，汉语中的数词“两”有时也可以表达模糊意义。比如日常会话中人们常说的“等我两分钟”、“我再再说两句”与“等我一会儿”、“我再再说几句”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其中的“两”，显然已不再是确指的数量，而是一个泛指的数量。

六是由于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汉语中的部分数词被固定在一些成语或熟语中，其确指逐渐模糊，有些甚至脱却了数值意义。伍铁平先生将一部分数词归为“来源于精确数词的模糊词”，不同于那些“一开始就表示模糊概念的词”（伍铁平，1999：162），像“五官端正”一词中的数量词“五官”，《辞海的》解释是“耳、目、口唇、鼻、舌的合称”，《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耳、目、口、鼻、身，通常指脸上的器官”，《辞源》的解释是“古代说法不一”。我们认为，从词源学上讲，“五官”在古代汉语里有其确指意义，但是在现代汉语里其意义指向早已变得无法确定，也没有人会在使用时追究“五官”究竟指哪些方面，因此形成了使用层面上的语义模糊。这样的例子在汉语里还有很多，如“三教九流”、“五谷丰登”、“六亲不认”、“五彩缤纷”等。至于一些熟语如“三下五除二”、“二百五”等，虽然有数词存在其中，但是其意义和数字没有任何关系，需要专听专记，准确理解和运用。

三、英语中数词的模糊现象

1、数词本身就具有模糊语义

英语中的一些数词与汉语一样，本身也具有模糊意义。这类词常见的有 ten, twenty, forty, hundred, thousand, million 等，另外还有 one, seven, nine 等。例如：

He is ten times the man you are. 他比你高明得多。
I have told him twenty times. 我给他讲过很多遍了。
He's having his forty winks. 他在午睡。

...if you took a hundred guesses... 即使你猜很多次

There were a thousand things to do. 有许多事情要做。

I've got a husband in a million. 我找了一个很不错的丈夫。

英语中的 one 经常被认为是上帝的数字，具有至高无上的意味；seven 在使用中也经常显出其非凡的特性和多样化的解释；nine 在部分习语中也表示“多”的意思，和汉语中的“九”一样，如：A cat has nine lives.

2、语用中精确数词的模糊化

英语当中的精确数字表达模糊含义的情况，多见于一些特殊的结构和用法。

一是相邻的两个精确数词用 and, or 或 to 等词连接，作为一个整体的数量意义转为模糊。例如：

It is ten to one that he will be late.

a thousand and one

a hundred and one

I've got one or two jobs to do this morning.

例 可译为“十有八九他会迟到”，例 的意思是“无数、非常多”，例 的意思是“许多”，例 可以翻译成“今天上午我有几件事要做”。可见，原本是精确的两个数词，连在一起使用，表达出的却是模糊层面上的含义。

二是用数词的复数形式来表示模糊意义，地道的英语经常把基数用作复数，常见的有 dozens of, thousands of, scores of,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等，再如：

He is in his twenties.

Hundreds of people flew to the square.

This took place in the 1940 's (nineteen forties).

例句 中的 twenties 表示人的岁数，意为“二十多岁”；例句 中 hundreds 也是模糊地表示人数，意为“几百号人，成千上百的人”；例句 中 forties 则表示模糊的时间，意为“四十年代”，都是复数形式，表达的是模糊的意义。

三是英语中带有模糊限定词的数词总是表达模糊意义，常见的有 more than, about, nearly 等，如 walk for about three kilometers 意为“步行 3 公里光景”；在数词的前面插入模糊限定词，表达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判断。

四是用夸张的手法表示模糊意义，一般来说 hundred 和 thousand 出现的频率较高，如：

Oh, Tom, don't lie...it only makes things a hundred times worse.

Hamlet, I loved Ophelia; forty thousand brothers could not, with all their quantity of love, make up my sum.

例 的意思是“啊，汤姆，别撒谎……你这么一来，就把事情弄得更糟一百倍了”，例 可以翻译为“哈姆雷特，我爱奥菲莉厄，四万个兄弟的爱合起来，还抵不过我对她的爱”。句中的 hundred 和 thousand 带有明显的夸张意味，在这里表达的并不是确切的数值概念，而是模糊意义。

五是由于历史文化的积淀，英语中的部分数字被固定在熟语中，逐渐失去了其数值意义，转而表达其他的含义，例如：

have one over the eight
to go like sixty
three sheets in the wind
five and ten

例 的意思是“微醉”，例 的意思是“飞快地走”，例 的意思是“飘飘欲仙”，例 的意思是“廉价商店”，其中的数词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的数字功能，如果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肯定会闹出许多笑话来。

四、英汉数词模糊性的跨文化分析

在英汉两种语言当中，数词显得十分重要，是使用频率很高的思维和交际工具。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看，虽然两种语言中数的概念和内涵在最基本的范畴上能够一一对应，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尤其是在模糊性等深受语言特征、民族心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诸多文化因素影响的语义和语用层面上，数的概念和内涵却千差万别，关于数词模糊性的理解和使用也因此有所差异。

1、语言思维的差异

一般来讲，汉民族偏好形象思维，多从整体上认识事物，体现在语言上，就是汉语形象性强、注重相关性和整体性，具有非形态特点。而大部分英语民族偏好抽象思维与分析思维，重个体轻整体、重理性轻感性，体现在语言上，是一种显性的形态语言，抽象词语较多。汉语的非形态特点使其表达形式更为自由灵活、意义更加丰富多彩，与英语相较而言，语义的模糊性更为普遍。由此形成的各自的语言特点，也会影响到甚至决定模糊性的表达范式。就数词而言，由于计数单位的不同，英语常用 million (百万)来表示数量之多，汉语则常用“万”来表示，英语里说 a million thanks，汉语说的则是“万分感谢”。再如前文提到的汉语中精确数词可以连用，英语则不行，必须由 and、or 或 to 连接。

2、宗教的差异

语言的模糊性与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数词的模糊性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更深。英语中的数词 nine 和 seven 就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被赋予神奇意蕴和心灵象征价值。因为数词 three 代表着一个完美的整体，有“三位一体（圣灵、圣父、圣子）”之含意，nine 是三个 three，毫无疑问就具有了“多重完美”的内涵。例如，to the nines 的意思是“完美的、十全十美的”，be dressed (up) to the nines 的意思就是“打扮得绝顶漂亮”。基督教强调上帝创世纪，用了七天时间，天有七重，“七重天”代表天堂，乃极乐之地，所以，在信仰基督教的英语国家里，数词 seven 与宗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汉语当中，有一些数词则结了佛缘，在模糊性层面上与佛教密切相关，如“一尘不染”、“三灾八难”、“五体投地”等。

3、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

语言是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中表现，“每个民族语言中都有一些蕴含社会意义的国俗词语，它与该民族和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文化传统、风俗民情有关”（王德春，1998）。英、汉两种语言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发达的文化，数词的模糊性在不

同侧面、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反映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特征。比如汉语里说“半斤八两”，是典型的中国人的说法，根据旧衡制，一斤等于十六两，“半斤八两”的意思是“彼此一样、不分上下”，而翻译为英语时，则必须转换成英语国家读者熟悉的 six of one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因为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衡制是十二进制。再比如汉语中有些数词被称为满数，“三缄其口”、“十全十美”、“百发百中”、“千恩万谢”、“十八般武艺”、“七十二变”等成语或习语中的数词就是满数，它符合了汉民族求全、求多的民族心理，而在英语当中，我们很少能够见到满数的模糊性使用。

总体而言，中国人善于探求世界的对立统一性和关系性，其思维和语言当中蕴含了“亦此亦彼”的因子，以英语国家为代表的西方人则强调二元对立以及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其思维中隐藏的是“非此即彼”的模式（贾玉新，1997: 80）。也就是说，汉语朝着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英语则是朝着准确而具体方向走（赵伟礼，1995: 49）。在交际过程中，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两种语言各自的背景要素及其特征，不能够随意套用、胡乱搭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使用错误。数词的模糊性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们对数词模糊性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实事物的数量关系的反映上，而是要挖掘它在不同语言中所折射出的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要素。基于此，我们才能选择正确的翻译原则和交际策略、才能消除语言障碍，满足基本的信息需要，达到真正的沟通目的。

参考文献：

- 1、伍铁平：《模糊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 2、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3、黎千驹：《实用模糊语言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4、文旭：《浅论英汉数词的模糊性》，[J].《外语学刊》，1994,(2)
- 5、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 6、王德春：《一门新的语言学学科——国俗语义学略论》，[A].吴又富：《国俗语义学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 7、贾玉新：《跨文化传播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8、赵伟礼：《跨文化传播中的英汉数词比较》，[J].《外语教学》，1995,(3)

作者简介：

马冬梅 女，甘肃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